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郭沫若
Guomoru 散文

- 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
- 水色，除夏季洪水期呈出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
- 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和着……

李晓虹◎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郭沫若散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散文 / 郭沫若著; 李晓虹选编.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7 - 80675 - 402 - 4

I. 郭… II. ①郭…②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43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郭沫若散文

李晓虹 选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 - 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 NMWH. 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毛乐尔

封面设计 杨 群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75 - 402 - 4/I · 192

定价: 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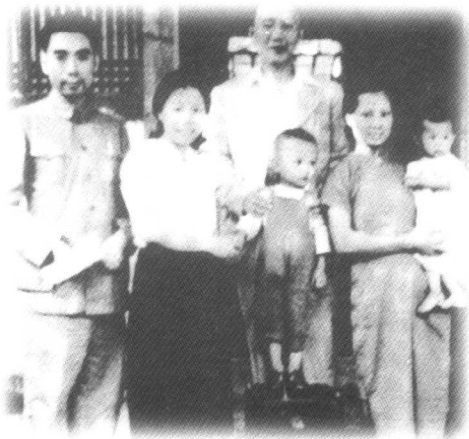
郭沫若 (1892—1978)



郭沫若与平英、建英在十三陵



郭沫若、于立群1938年在武汉



1941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
在纪念郭沫若归国4周年时与郭
沫若、于立群及孩子们的合影



1945年6月8日，郭沫若在乌兹别克参观时的留影



郭沫若夫妇在朝鲜



郭沫若在亚太和会上



1946年夏郭沫若（左三）等同往上海虹桥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

目 录

怀 人

中国左拉之待望	(2)
断线风筝	(14)
螃蟹的憔悴	(16)
亦石真正死了吗?	(18)
《娜拉》的答案	(22)
悼江村	(28)
契诃夫在东方	(30)
一枝真正的钢笔	(33)
罗曼·罗兰悼词	(36)
今屈原	(39)
梅园新村之行	(41)
悼闻一多	(44)
论郁达夫	(47)

鲁迅与王国维	(57)
让李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	(69)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71)
痛失人师	(76)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	(78)
《鲁迅诗稿》序	(82)

写 意

我的散文诗(四题)	(84)
寄生树与细草	(87)
《辛夷集》小引	(88)
路畔的蔷薇	(90)
山茶花	(91)
菩提树下	(92)
芭蕉花	(96)
大山朴	(100)
丁东草(三章)	(102)
杜鹃	(107)
芍药及其他	(109)
银杏	(112)
鸡雏	(115)
鸡之归去来	(120)
蚯蚓	(131)
小麻猫	(137)
羊	(143)
大象与苍蝇	(145)

情 愫

味爽	(148)
梦与现实	(152)
水墨画	(155)
墓	(156)
铁盔	(157)
卖书	(159)
白发	(163)
痛	(164)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171)
小皮筏	(177)
雨	(183)
题画记(节选)	(188)
影子	(194)
竹阴读画	(198)
我如果再是青年	(205)
冷与甘	(209)
无题	(211)
向着乐园前进	(213)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215)

游 踪

孤山的梅花	(222)
长沙哟,再见!	(234)
飞雪崖	(236)
谒陵	(244)
游湖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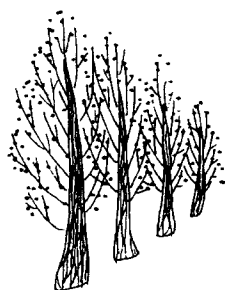
秦淮河畔	(253)
南京哟,再见!	(258)
重庆值得留恋	(262)
峨眉山下	(264)
追怀博多	(267)
忆成都	(269)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	(271)
下乡去	(274)
访沈园	(289)

文 思

致宗白华(节选)	(294)
《雪莱的诗》小引	(297)
《塔》前言	(299)
我们的文化	(300)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304)
《夜行集》序	(308)
复兴民族的真谛	(310)
蒲剑·龙船·鲤帜	(313)
“绿”	(317)
历史·史剧·现实	(319)
人做诗与诗做人	(324)
序我的诗	(327)
人乎,人乎,魂兮归来!	(333)
献给现实的蟠桃	(335)
读随园诗话札记(选五)	(338)
编选说明	(345)

怀

人



中国左拉之待望^①

—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争路问题，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竟独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场前，高等学堂东邻的分设中学里面，有一群早把头发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学生簇拥向校长室去。承头的几人，手里是拿着剪子的。

校长姓都，绰号叫“喇嘛”——这是他所固有的绰号，并不是取于学生，也不知道缘何而取。他的宦气十足，平常待学生也很严，大家是不大高兴他的。但在反正前后，学生的气势高涨了起来，他的威严也就扫地无存了。

学生们簇拥向他居室去的企图，是想要征服他头上的辫子。

起初是劝诱，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学生们又簇拥着跟在他的后面。

校长头上戴的是平顶便帽，有一个红色的小珊瑚顶子。假使

① 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是平时，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两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臀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顾时，颈子虽机械式地向两侧转动，而那很帖服的一条发辫，垂在背心，仅仅靠着弹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须，略略颤动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应着“改玉改步”的古话，校长被剪子威胁着赶出房外来时，是放着小跑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不胜其惊惶，离开了校长的背，在空中飞扬起来。那样，便被逼在后面的一位学生，一把抓着。

本来是带着赤铜色的校长脸，胀得来就像一副猪肝。

——你们，你们，咎个这，这，这，这样……。校长急凑着说，似乎想说出一声“无理取闹”，但都格塞着了。

——咯钦，咯钦！“今日之事我为政”的学生们哪管得你许多，两剪子便把我们的校长弄成了名实相符的“喇嘛”。

校长把剪下来的辫子要回了自己的手里，就像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样，呈着个快要流泪的慈悲的面孔，走进了自己的方丈。

学生们正在高兴着凯歌的时候，由校外又走来一位通学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脸的 *Acne Vulgaris*（俗称“烧疮”）和一双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进来，学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辫子剪了吗？

——唬，你们看！他把那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来，露出了一个“拿破仑头”。

——哑！精公毕竟“精致”！

好些人在这样鹊噪着，但是精公却被少数相好的簇拥着向后院走去了。只听那里面有的人在说：

——喂，我们赶快进寝室去，把你昨天说的小说，继续说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读到《大波》、《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这一联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从我的日记中把读这些著作时的日期和感触,摘录出来吧。

——五月九日

午后刘弱水来,携来李劫人小说若干册(案即上述三种著作。)

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语,尤倍觉亲切。

——五月十日

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节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

续读李作《暴风雨前》。

十二日

齿痛,用食颇不如意,竟日读《暴风雨前》毕。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拟作文以论之。

十三日

读《死水微澜》。

十五日

整日读《死水微澜》毕,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读那三种著作时的简单而直率的记录了。有日期中断处,是因为在做着别种工作的。

三部书合计起来怕有四十五万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着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没

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时代,读《红楼梦》、《花月痕》之类的旧小说,读林琴南译的欧美小说,在那时,是有过那样的情形的。然而,那样的情形是二三十年来所没有的事了。单只说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李劫人的小说是怎样地把我感动了。

据刘弱水说,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

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遞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他对于社会的愚昧、因袭、诈伪、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极尽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点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热诚。在社会的正义被丑恶的积习所颠倒了的时候,作者的平直的笔往往会流而为愤慨,流而为讥嘲,然而并不便